



看电影时，儿子问我：“电影里的人一会儿就长大了，一会儿又变老了，电影里的时间真快！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啊？”

儿子十二岁了，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少年，心中有着无尽的问题。总感觉，似乎在不知不觉间，他就长大了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我也停止了成长。于他而言，心态在逐步健全成熟，虽然尚存稚嫩却活力满满。于我而言，心态却变得平静朴素，少了一些锐气与勇气，多了一份包容和坚持。

我回答儿子：“电影把一个人的一生浓缩成了精华，所以才会在短时间内长大与变老，可是，那些填充时间的琐碎小事才是真实的人生。”儿子似懂非懂，也没再继续问我。

回到家中，儿子心血来潮，帮着爷爷奶奶做起了家务。他步履飞快，动作迅疾，与老人的缓慢相映成趣。我看着他们，恍惚间竟像是进入了光怪陆离的电影之中。

其实，人生也是一场电影，虽然惹人关注的是大起大落的辉煌与落寞，但那些堆砌生活的平凡才是蒸腾起岁月传奇的无声炉火。

父母做的事情永远周而复始，打扫、清洁、捡拾、丢弃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说不清从何时开始，他们的表情也变得单一而简单，喜怒哀乐藏在了心里，忧愁欢喜回归了脑海。从他们开始变老的那一天起，生活中的一切都平静了下来，一切都被接纳与汲取。那些不可抑

制的慢，指引着一条通往最初的路，人生的懵懂与通透，本就是对镜而坐的同一人吧，只不过，镜中是未谙世事的单纯空白，镜外是沧桑历尽的云淡风轻。

对儿子而言，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会让他感到新奇新鲜，同样也是打扫、清洁、捡拾、丢弃，同样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他的脚步飞快，是因为内心的好奇驱使，更是因为对生活抽象的热爱与期盼映入了具体而真切现实之中。

长大的更加热爱生活，变老的学会感恩岁月，人生的短短长长就是在一点点背负起什么，再一点点继承些什么，直至一点点放下些什么。

儿子与爷爷奶奶聊起了刚刚看过的电影，儿子讲得兴高采烈，老人听得微笑平静。我知道，老人也许根本听不懂电影的情节，但源于长辈的任何话语，于他们而言都是世间最悦耳动听的音乐。它们就是渐渐长大者与从容变老者之间的一座桥吧，洋溢着七种温暖的色彩，是时光照射水滴般晶莹剔透的人生而形成的瑰丽彩虹。

他们聊了许久，我也沉默着看了许久，直到夜深，我躺在床上仍然清醒无比。此时，窗帘缝隙钻入了一道皎洁的月光，我看到，它俯身在墙角一处不被注意的角落，无风自动，无为自成。或许，这就是时光与爱的模样吧。

一些客观因素，无法办理休假手续。沮丧的我，就不要再上车，两天后才搭乘解放牌去了柳园。

但这一耽搁却让我“逃过一难”，那辆黄河牌“推脱拉”，第二天，竟在进格尔木前翻了车，车上除一对年轻夫妻和一男子，其余二十多人都遇难了。

夫人和老人异口同声“啊”地一声惊叫后，沉默在了哀痛中。不一会儿，夫人长长吁一声道：“你真是逃过一难啊！”继而又追问道：“那电报是怎么会事啊？”

电报的真相，虽是我的猜测，但十有八九不会离谱。翻车事故传遍西藏，远在拉萨的刘必洋，一定也听闻了此噩耗，并为我

的生死未卜寝食难安，自责不该介绍我上这车。但仍为我祈祷：我要是在那曲被耽搁，就可能幸运地“逃过一难”；要是那甩出车厢的男子是我，也算命

大，“逃过一难”。可祈祷只是心愿的寄托，他想通过电报证实我的平安与否。电文和发报时间，刘必洋煞费苦心：如果第一时间见电报的是我，电文怎么写都无所谓，我定会回复他“平安无事”。如果第一时间见电报的是家人，电文定要避开令家人产生疑虑而恐惧的字眼；如果我到家了，见电文，也会立即报平安。

正如刘必洋所料，电报没让我的家人有丝毫疑虑，只是“一头雾水”，被搁置一旁；而我一见电报，就看出字里行间隐含的担忧和平安的渴望，也不会当作购物的委托。

说到这，我停了片刻，神秘地反问道：“这不就像‘密电码’吗？”夫人和老人频频点头，夸赞刘必洋聪明。在苦笑声中，他们催促我赶紧回电，报平安。

次日，“逃过一难”的电报，带着我和家人的感激，传向远方，喜报平安！

自己？现在你又要去当红军，参加共产党做英雄……你想想，你的动机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呢？还是为满足你的幻想——英雄式的幻想，为逃避你现在平凡的生活？”

这段犀利的话语，又何尝不道破我们自寻烦恼的秘密？我们的格局不够大，或者根本就没有格局，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眼前的蝇营狗苟羁绊住了。卢嘉川、林道静、江华、林红，一个个年轻的生命，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照亮芸芸众生；又像雷，像电，狠狠地劈下来，将迷糊混沌的你我震醒。

那么，就让我们把当下平凡的工作与雕琢心灵、树根立魂的使命联系起来，让勇往直前的激情，成为教育生命的盐，化平淡为壮丽。

林道静对自己说：“生活的海洋，只要你浮动，你挣扎，你肯咬紧牙关，那么，总不会把你沉没。”我对自己说：教育，同样是浩瀚的海洋，是广袤的天空，是辽阔的草原，我愿是扬帆的航船，我愿是翱翔的飞鸟，我愿是驰骋的骏马。

永葆激情，青春万岁。

## 不激情 无青春

陈美

十二三岁读《青春之歌》，留在记忆里的是几张俊俏的脸，和夕阳下海边漫步的倩影；三十岁教《青春之歌》时，只看到监狱里林红——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对林道静语重心长的教导。年过半百，重读《青春之歌》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热烈。真可谓：不激情，无青春。理想、信念，可以照亮心灵，可以燃烧生命。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这声音激昂、愤慨，在这寒凉的深夜，在这囚笼似的没有窗子的黑暗车厢里迸发出来。起先，小声道，只有北大的青年听得到；后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像山洪，像裂帛，震撼人心。

这些话，好像甘雨落在干枯的禾苗上，林道静空虚的、窒息的心田立刻把它们吸收了。她的心开始激荡起来。

“人生在世，草木一秋，倾家荡产，也得乐它一阵！”这是庸俗者的选择。

出路在哪儿？就在反抗，就在斗争，就在把个人命运和国家、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。

她不再犹豫，坚定地投入火热的战斗。她没有时间想得与失，也没有工夫去叹气和哀怨。

薄，有些干涸，有些迷茫。闲下来，觉得日子平淡如水；忙起来，又觉得一地鸡毛，焦躁不安。重读《青春之歌》，如同吹皱一池春水，让我重新思考：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。有时候，走得久了，竟然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。

我们说韩红是范儿，信手拨弄几下吉他，随口哼一段小曲，就是美妙的旋律，就是天籁；我们说梁朝伟是范儿，连背影都是好戏；我们说辛弃疾是范儿，锤炼得连叹口气都是一首好词。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，更是一种范儿，站在那儿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，只远远地看着，你就会被感染，被感动。那么，我们究竟该怎样努力，才能让让学生、让学员有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”般恬适舒畅的精神成长？

《青春之歌》中，卢嘉川对林道静有一段灵魂的拷问：“我问你，你过去东奔西跑，看不上这，瞧不起那，痛苦沉闷，是为谁？为劳苦大众呢，还是为你

南站着，恍然发现，在阳台上，我的左手边是蔷薇，右手边是月季。也许用不了多久，它们就会爬上我头顶上的这个花架，爬满这个花架。

昨天，妻对我说“左手蔷薇，右手月季”这句话时，我并没有太在意。今天清晨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忽有所悟，也许走在俗世烟火的大道上，妻比我更懂得停下来，去看看那开满一路的左手蔷薇和右手月季。

谷雨过后，四月很快便要过去了。春天的花开花落，总让人有时光匆促的感觉，但始于春天的一场花事却依然绵延不尽。

昨天晚上饭后，妻邀我出门转转。我问她去哪儿，她并不回答我，只是催促我快点出门。

原来妻带我去的，是一条开满鲜花的大道，路的两边，都是盛开的月季，以粉色居多，路中间隔离带则种了蔷薇，蔷薇栽在方形的花盆里，紫色、红色、黄色的都有。

我们沿着这条开满鲜花的大道，往江边走去，我们的左边是蔷薇，右边是月季，妻一脸兴奋，我也微微笑着。那些与月季、蔷薇有关的回忆，也



到绍兴，先不去三味书屋，不去沈园、兰亭，而是找“青藤书屋”。曲折折的小巷，高高低低的石板路，跌跌宕宕的心情。

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，曾偶尔得到一本诗集，叫《阙编》，印刷和纸张都极差，字迹模糊得几乎认不出。但“稍就灯阅读之，读未数首，不觉惊叹”，于是呼朋友，“两人跃起，灯影下，反复叫，叫复读，仆仆睡者皆惊起。”

之前，袁先生到绍兴，“见人家单幅上有署‘田水月’者，强心铁骨，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，字画之中，宛宛可见。意甚骇之，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。”朋友告诉他也：“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。先生名渭，字文长……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，即其人也。”

上面的内容，清康熙年间吴楚才、吴调侯编《古文观止》“徐文长传”时，竟将其漏掉了。袁宏道的“徐文长传”慷慨悲凉：“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，遂乃放浪曲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，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，沙起云行，风鸣树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鱼鸟，一切可惊可愕之状，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勃

然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……”将原文拼齐，读之再三，使人掩卷长叹。绍兴前观巷大乘弄10号即徐文长故居“青藤书屋”。

曾在博物馆看徐文长的长卷《杂花图》。画花卉，纵横涂抹，畅快淋漓。泼墨牡丹洒脱，墨荷墨彩缤纷。野逸的花草、兰叶、山石……错落纷披、笔墨狼藉，萧散，自在，放达，自信，无拘无束，生气勃勃，观之如坐山阴野花草树间。

在博物馆淡淡的灯下，我想象他该有一支怎样的笔、一枚怎样的砚、一张怎样的画案，以承载他的情绪、他的灵动？该有怎样的书屋、怎样的窗、怎样的院子，才能容得下他的散淡大真之气？现在终于来到他的院子和书屋。

在这个黄昏，在这条开满鲜花的路上，被忆起。我家也种着蔷薇和月季，这些花一直是妻在打理，花开了，妻会告诉我，爬满这个花架。

昨天，妻对我说“左手蔷薇，右手月季”这句话时，我并没有太在意。今天清晨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忽有所悟，也许走在俗世烟火的大道上，妻比我更懂得停下来，去看看那开满一路的左手蔷薇和右手月季。

微信普及了，电报不知还用不用。我年轻时，在西藏那曲工作，偶尔也发电报。说偶尔，是次数屈指可数。电报，传递信息速度虽快，但价也高，按字数收费，电文需逐字斟酌，反复推敲。

1969年9月，远在上海的夫人，十天内，接到了两封来自西藏的电

报。第一封是：“即日启程休假”短短几字，全家欣喜不已，翘首等待我的归来。第二封是半夜三更送达的，夫人和老人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邮递员的大呼小叫吓得魂飞魄散，疑我返沪途中遭遇不测。

渭生前所喜芭蕉、石榴、葡萄等植物。书屋之南有一大大的月洞门，里有青藤一棵及一方小池。园门上刻有徐之手书“天汉分源”，就是袁宏道惊讶的“强心铁骨”“磊块不平”之书体。

“青藤书屋”座落在一条深巷尽头，小巷很深，很窄，青瓦青砖墙。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蜿蜒。路之尽头，就是书屋。屋旁有翠绿的芭蕉，屋角有老藤蟠曲。

书屋坐北朝南，三间平房，一排花格长窗依于青石窗槛上。我尤喜欢这书屋的窗。它长，一扇一扇的连着，洁白明净柔和，长廊般妩媚，就像未落笔时的素色长卷；有两扇还临着窗下小池。窗边放着明式书桌。推开花格窗，就是一池静水。池边有两株古树，一蜡梅、一青藤。明代文人情趣幽幽而来。据说这株青藤也和徐渭一样命运多舛，先是被雷电击中，枯了一半；留下的一半后来也连根被拔了，现今是移植补栽的。抬头看屋里的自书对联：“几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。”不晓得说些啥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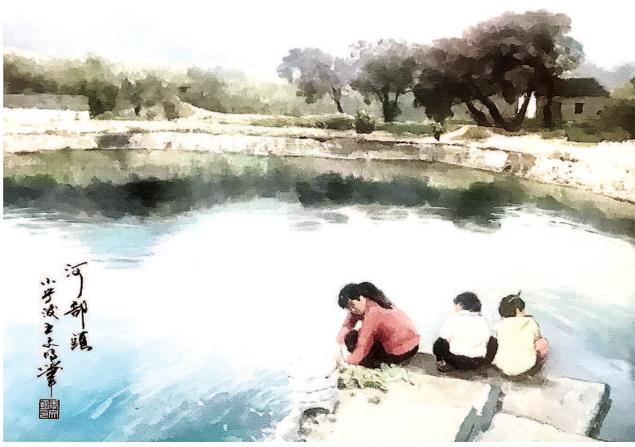
而与他几乎同时，在世界的另一边，意大利正在隆起同样的艺术高峰——伟大的米开朗基罗。

十发先生晚年书画俱老，“干裂秋风，润含春雨。”曾经用一支“茅龙笔”，在一个元旦的清早，书写行草作品。恣肆纵横，奇崛勃郁。他写的，正是徐渭的《女芙馆十咏》。十发翁与徐文长在哪里产生了共鸣？

在“青藤书屋”的院子里漫步。见书屋之东有一小园，园内种植徐

## 两封电报

徐文达



拆开一看，一头雾水：“代购20斤不含奶脂的奶糖刘。”刘氏，何许人？哪有不含奶脂的奶糖？电报也就被搁置在一旁，等即将归来的我处理。但莫名其妙的电文，给家人添了几分担忧。

两天后，全家团圆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第二封电报的真相也被揭开。我手捧电报哈哈大笑，半开玩笑说：“煞费苦心！这是密电码。我明天也发四字‘逃过一难’给他。”见我满不在乎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又是“密电码”，又是“逃过一难”，老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而夫人似已察觉事出有因，电文定有“难言之隐”，让我赶紧揭开内中秘密。

原来，电报是一起进藏、在拉萨“交通厅子弟学校”做教师的同学刘必洋所发。刘必洋为人忠厚、热情。这次休假前，我到拉萨办事，住在他宿舍。他得知后，我回那曲休假时，热情地把我介绍给正要开车去甘肃柳园的师傅。黄河牌“推脱拉”，速度快，六七天的路程三天就能到。我计算着，车到那曲后，快速办理休假等手续，还来得及继续坐这车去柳园，心里乐滋滋的！

这车确实快，中午从拉萨出发，太阳还未下山，已到那曲。但事不凑巧，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因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## 宁波河埠头

王文明作

制

制

制

制

制

制

制

制

制